

行脚非詩集

小文及倭歌附

全

187  
375

序  
探  
者  
諸  
日  
太  
宿  
余  
常  
詩

州  
賦  
宰  
者  
州  
賦  
宰  
者  
州  
賦  
宰  
者

里之外。而以詩寫其所經山川湖海。余曩棄家。一筇一囊。半俗半僧。行脚。因以從事於斯。而資性疎慵。與至則。經旬不賦。以故所得詩極少。客歲過。太宰府館於二日。市溫泉數日。隣室有夫妻帶二童子。宿者。大兒年十二三。日來吾室。忽見吾詩稿。問是何書。余曰。詩也。童子揮頭曰。非也。曰。何以謂非詩也。對曰。兒常閱新聞雜誌。凡詩云者。字旁皆有白圈。是獨無之。豈詩也哉。余聞之。撲然拍膝。以歎其所見極奇矣。近日東

明治

38 4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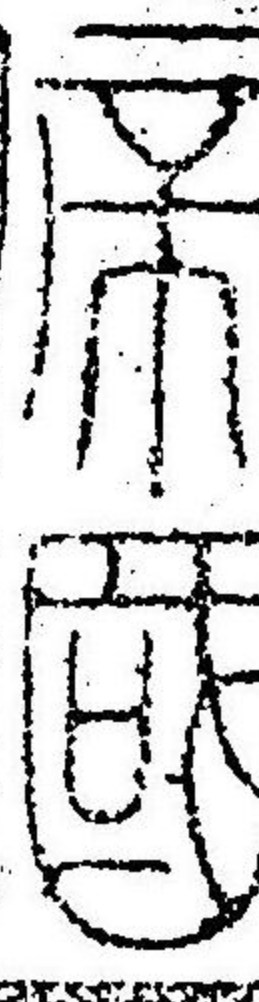
內交

行脚非詩集  
還駐筇舊廬。將欲梓其詩。以遺遠近知友。或謂我曰。子何不得方今善詩者批點。以裝飾其行間文字也。余心竊有感于童子之言。故默而不答。蓋古人以詩文圈點。爲呈露其眉目。據此則詩之無圈點。猶人之眉目不明也。眉目不明者。謂之盲。雖然畫人又有言。點苔山之眉目也。山以點苔填。是滿身眉目也。滿身眉目。是爲鬼物。余與其爲鬼物。寧爲盲耳。然而嚮童子之徒見之。必曰。終是非詩也。於是乎題曰行脚非詩集。

乙巳春日

香亭逸民中根淑書於迷花舊廬

行脚非詩集



去鄉自贛州寄故人

有髮比丘癡淑稿

處世雖云任自然。尙嫌塵事到身邊。有時乃去烏衣巷。

吾鄉舊名處。後改略里。或因私稱衣衣里。故衣衣略。情別之意也。無累何修白骨禪。渺渺雲

連相海水。迢迢路繞嶽陽天。不愁從此長爲客。放浪江

山送暮年。

下天龍河二首

長流一道萬山開。忽至急灘舟欲摧。回首上游雲氣遠。自疑身是九天來。

行脚非詩集

迷花舊廬

輕舟汎汎小於瓜。俯仰蒼巖接碧沙。造物由來細心甚。  
懸崖妝點杜鵑花。

六月三十日至桐洞。賦途上所見光景。以寄京城  
同人。

辭鄉日已久。海道徧尋遊。一朝發岐阜。驅輦沿長流。金  
華翠影遠。御嶽素光幽。溪水離還合。坂途阻且修。稻秧  
針半插。茶葉味重抽。數疇鶯如喚。再眠蠶似休。薄晚達  
桐洞。東道叩門求。邑人日下都氏。其有東道之約。其人雖不在。令堂禮遇  
優。千里單行客。至茲百不憂。寢食安而穩。解囊三日留。  
未及出梅候。朝朝雨不收。乘閑理行李。望晴倚高樓。烏

雲開一角漏光逗。山頭作書報鄉友。明日入飛州。

飛驛河溪山。無處不佳。就中下原一帶爲第一。

長峽幽深闔不開。山腰盤屈水濺洄。碧流激石都成白。  
盛夏江中卷雪來。

飛州客中遇雨。臨去賦長句。

免累身如稅駕牛。好遊心似不繫舟。嶽陽金城盤桓久。  
更過濃州入飛州。飛州一路風光好。農家養蠶又種稻。  
俗厚恰似避秦徒。雞犬相聞民至老。却憐都人尙驕奢。  
焚桂餐玉俗相誇。終生不解真行樂。傷性辛苦營自家。  
吾亦非爲無告民。奈何千里來問津。究竟人事暗乘除。

始知武陵常是春。好興元自難永續。去心屢被陰霖促。濁劫未盡復翹足。欲問越中大地獄。

船津之北二里許。東漆山溪流極險。於兩岸逼近處。通長繩懸籃。人自盛以渡。俗謂之籠渡。較保井戶及小坂所見。大有雅趣。詩以記之。

絕澗懸崖道不通。長繩橫絕挂輕籠。有人由此輒來往。恰似蜘蛛御晚風。

自七尾乘舟至和倉

勝遊連日過崢嶸。陟降艱難倦旅情。及到此鄉初遇海。借他船脚自由行。

渡海何曾比越山。舟頭盤坐足全閑。片帆高揭風加力。倏忽飛過碧一灣。

扁舟早已達和倉。昂首先知是樂鄉。樓館駢軒無隙地。輕烟颺處認溫湯。

和倉松聲館。一夕月明。遠近山峯皆見。

水鄉天暮欲無風。片片漁舟釣碧空。能海越山今夕月。倚樓懷起古英雄。

前今六年。與小澤醉園遊于兼六園作詩。偶雨至。不盡興而去。今茲北遊復至此。次原韻。

園中泉石已精佳。又見風光遠近偕。十里山河懸樹杪。

行脚非詩集  
三層城壘聳深崖。曾歎老邁遊難再。豈意重來悶復排。  
回望比前多景物。何唯兼六數相諧。

拜承陽大師廟

形體徒留六十年。曾無德值半文錢。夙披經卷窺真諦。  
又入叢林問坐禪。竊恐玲峴難受產。不疑卑濕却生蓮。  
此身知是一彈指。欲向師堂拜後緣。

寓永平寺日偶得

上方爲客久。結制有何能。好飲難成佛。持齋暫共僧。山  
寒昏借衲。堂暗且餘燈。祇覺參禪効。迄今加一層。

藤樹書院卽事

湖邊棲遯早。斗室友書燈。一洗頭巾氣。連辭府檄徵。寒  
村有何陋。高第竭其能。歛衽觀遺墨。夕暉懸古藤。

養老瀑布

聞說天下幾多瀑。名聲莫高於養老。曩昔孝感神異現。  
改元朝野傳聞早。爾來一千二百載。歷世騷人累詞藻。  
今予遠來遊其下。挾徑苔石盡娟好。舉頭遙望樹梢間。  
一幅白布下晴昊。水量雖可浴而弄。直瀉千尺響如擣。  
諸山懸水多在卑。觀者下崖踞谿草。此水獨自當面落。  
原委總無不天造。忽思近年樵法嚴。人對空樽醉無道。  
願遣飛流復化酒。廣給貧人資壽考。

鳳來寺

佛殿就荒扉僅存。滿山蕭索晝如昏。居僧去久人煙絕。獨有金剛空護門。

過牛窪。山本道鬼齋之所出也。

風雲際會運籌酣。馬革裹屍元所甘。惟惜君生年尙早。不遭真主起西參。

妓高尾碑

在野州

百歲香魂有所歸。憐君身世與心違。終生不變首丘志。一葉秋楓寫在衣。

下最上川

滿江秋水沒津涯。一葉輕舟處處危。三險須將三峽比。前宵山月似蛾眉。

至羽州松嶺。主土方柳外臨去有作。

知音在處卽吾鄉。日夜高談酒滿堂。自此北行無舊識。與誰相對話心腸。

土方柳外與酒田豪族本間氏有姻。勸我觀其別莊。將去。莊主市隱老人要而留之。因館其家。一日見其茶室中有一小木槌。形如權。老人曰。是摹鶴岡人杉氏所藏者。原作係石川丈山手製。長一尺六寸餘。面刻交龍及無爲言初高五字。字隸而帶

篆背文草書。刻丈山先生製黑崎馨摹造十字。余反覆觀之。老人曰。莫為滕栗毛梯子。則帶去若何。余奇其言而收之。因為其歌。銘文五字。吾強讀如前。後中井敬所見之。曰。是上世體。自別。其實不能一讀也。

刀耶笏耶將如意。一片木槌形奇異。此物雖假極逼真。竊聞真假殆無二。六六山人隱鴨東。詩餘戲學公輪工。龍文規箴刻法妙。已成詳略能得中。何年傳至北人手。珍重拂拭擬刀口。市隱老人元好事。摹製稱笏愛玩久。我與老人舊無識。一逢意氣甚相得。以此贈我果何心。為刀為笏兩無職。我曾訪詩仙之堂。山人遺器至今藏。

中有二根竹如意。想見把握踞禪牀。此物與彼其用一。刀云笏云皆非實。老人寬量無所拘。改呼如意不敢詰。如意如意喜爾假化真。自今千里隨此身。此身只愧老飄零。蹤跡未曾似山人。

一日自酒田經鶴岡遊大山。邑中多釀酒之家。新篔芳醞凸金鍾。熟柿鮮鮓醉味濃。願去酒田留此地。汝陽元不好虛封。

發酒田日。本間光輝君代父翁送我十數里。同宿平澤驛。翌朝賦此而別。

行行遠過有耶關。君送吾來自此還。還拜家翁為吾報。



征衣無恙向青山。

過琴湖俗曰八郎湖

吹浦秋城緩緩經。遊筇今又過湖汀。煙光好處開氈駐。

予行囊中常貯一薄氈。隨時代用。衣衾筵席等物。隨所意之。

不用坡翁擇勝亭。東坡擇勝亭。柱梁合散。隨處設之。唯

弘前客舍。遇雨不發。借讀雜書。中有漢楚軍談。秉筆書此。

陳吳首唱事終過。劉項分爭勢奈何。督戰直降秦將帥。約章已見漢山河。一雙玉斗謀先破。四萬黃金用也多。垓下三軍合圍夜。楚人亦是聽悲歌。

青森卽事

灣頭逆旅太喧譁。爲是輪船接火車。破曉一聲鳴汽笛。前宵同室忽天涯。

盛岡客舍作。先是聞小澤醉園應縣廳之聘。來修其庭園。往訪之一談而去。

忽喜天涯逢我兄。更歎明日復長征。客亭終夕無圓夢。聽盡梧桐敗葉聲。

中尊寺

秋風落木過中尊。爲弔金堂三世魂。請見當時諸將相。至今家廟有能存。

嚴美溪

神州多勝地。溪山最奇絕。鎮西有耶馬之雄。東海有御  
 嶽之傑。何思北奧嚴美溪。景物殆欲壓東西。十里奔流  
 時成瀑。千章瘦松不著泥。上游水巖遞相攻。下流樹石  
 交成敵。中間橫架無柱橋。行人不知是絕壁。先儒松子  
 曾製記。松崎外史屋生為書字。屋代樂公隸體體其額。松  
 翁一片碑成乃安置。當知此境得箇三名家。嚴美之美  
 更益加。

自富山大仰寺佛閣望海

大浸三百里。水土千萬狀。卜晴登富山。全景歸掌上。朝

曦始出浴。東海漂銀浪。羣島新試妝。大小迭揖讓。翠松  
 欲懸崖。緒巖巧相抗。釣舟遠其間。處處起漁唱。吾坐佛  
 堂前。對此斟村釀。老僧出定來。指點答咨訪。南方宮戶  
 洲。其山曰大高嶽。因又為島別名。遙與我相向。西天白雪山。此間稱不忘。  
 以山屬劉田郡。郡人曰之劉田山。其餘細大名。一一入矚望。  
 松島附近之地。皆曰之不忘山。其地費心匠。天涯漂泊客。未敢言得喪。平  
 生鬱悒情。今日十分暢。

六無齋墓

海國遠圖君早知。商量中外辨安危。朝恩厚薄由何事。  
 却遜高蒲大小兒。

佐藤兄弟墓

在信夫郡源義經所建。

藥王堂畔一雙碑。可憐英雄多數奇。壇浦雕翎跳馬杆。  
芳山緋甲代君披。梅桃落盡餘香在。鴻鴈歸來近信知。  
鄉國友于談未已。將軍却議北征師。

過若松城墟

北方雄鎮天府地。文物刑政盡具備。一朝國破人煙稀。  
滿城霜露草垂淚。憶昔君侯侍禁闈。奉詔數年守京畿。  
庭實旅百恩遇渥。不圖今是遂爲非。伏水軍敗良皆死。  
殘兵裹創欲雪恥。故關失守敵踰山。趙魏從約不足恃。  
大兵環攻三十日。君臣負城唯借一。白虎之隊娘子軍。

刀折矢盡吾事畢。桀狗吠堯未深尤。昊天一視無恩讎。  
苟以此心忠皇室。敵國外患復何憂。善哉孤城一月數  
十戰。長留舊址資史傳。

自津川買舟下阿賀河

長河曲折破山羣。巖勢傾欹怪似雲。底事古人過此地。  
未曾爲草一篇文。

江中水石十分奇。倏忽舟回山亦移。一象變成多樣色。  
此間風景不能詩。

雙槳扁舟十里河。山峯斷續影隨波。香亭所帶詩囊耳。  
尙道烟霞福分多。

遊溫泉遭雪

四邊風靜曉寒嚴。爲喜靈湯暖更添。意外俄然疾雷震。如山雪塊滑層簷。

雪後過遊嶺

峻嶺孤行據馬鞍。路旁殘雪晝猶寒。燕巖萬丈工留白。渾作百千飛瀑看。  
下馬多時賞燕巖。又分堆雪度嵌巉。山中別有授衣候。黃檗青松著白衫。

自大桑驛過六里原

在淺間山北

至沓掛驛途中作。

征路迢迢野草封。馬頭終日望晴峯。始知山性還非靜。

頂上翻烟幾淡濃。

過二毛之間有說鑛毒之事者作詩慰之。

嬌江流硫不產鮮。渡水含銅常害田。害田在人鮮則天。當審自然不自然。自從鑛坑遭鑿穿。一日利抵億萬錢。銅臭遠聞蟻慕羶。世間儘併真偽傳。耕夫失業已有年。鄉邑零落誰復憐。夏月雨多水溢川。秋晚無食賣一廛。有時奉書訴廳前。天高下情告無緣。百寮政閒多吏員。奈何處之久遷延。國利不須絕源泉。民福亦當計安全。不若近邑山麓邊。官林萬頃爲惠捐。以此補乏兼扶顛。鑛業田產兩不偏。方今天子聖且賢。早晚爲爾解倒

懸。

甲辰人日。與津客舍偶成。

節入新正已數朝。海鄉春色接天遙。松洲割浪開三浦。  
三保清蓮嶽破雲朝。九霄人日唯應對薄酒。客心時復  
水清見看回潮。莫言南國陽和早。雙鬢霜華凝不消。

過十國嶺

在豆相境上

朝踰茲嶺向函關。明日函關亦復還。囊底纔餘十來兩。  
可能遊盡豆州山。

梅

老幹槎枒待月明。依塘傍野是天生。不粧萬點如珠麗。

無嬌一枝臨水橫。冰雪初凝愧香闌。蝶蜂欲狎怕神清。  
江南亦厭多譏態。休怪楚騷曾避名。

與客論北宋之事。因有此作。

邦家形勢豈難知。大抵機微見盛衰。北客猶能貴司馬。  
中朝新立黨人碑。

杜牧載酒圖

風流第一杜樊川。竊愴詩情世運遷。不信江湖真落拓。  
燈前曾註十三篇。

月灑十詠

郡城朝發向南西。野水林塘眼轉迷。一吹風來香撲鼻。

便知前路是梅溪。

乘晴來訪月村春。野路初窮望更新。蛺蝶雙雙掠衣舞。  
爲花相伴遠迎人。

溪口入深山又高。花間踞石暫盤勞。不妨地僻無佳味。  
細嚼清香酌濁醪。

非雪非雲總是梅。未曾一片點蒼苔。遠人幸值全開日。  
莫道備聞花信來。

一鄉無處不芳林。幾宇人家住得深。便念年年二三月。  
留連此地送光陰。

渡橋隨水遠相過。片片香雲影醮波。欲問昔人停杖處。

此間前後老梅多。

文詩歷歷記游蹤。歎息昔人皆已空。溪上特留巾帽住。

孤高別放一枝紅。昔拙堂一行中。有張氏紅梅。此日  
至桃香村途上。偶見紅梅。故云。

有梅無月不精神。一語前人說得真。此境更添清淺水。

是梅是月倍鮮新。方秋里詩。有梅無雪不精神。易雪爲月。余記  
憶之誤。至後曉之。今尙不改者。自戒疎放也。

湍水浮舟力不勝。下來花岸氣如蒸。黃昏未肯回吟棹。

舉首前山待月昇。

扁舟停在水中央。天窄花多夜色黃。正是仲春三五月。  
香煙淺處有清光。

談山祠

赫赫中興勳。名山爲護墳。忠貞天所福。孫子衆於雲。

甲辰四月三日。恭拜畝傍山陵。

盛德大如天。國家磐石堅。干戈創業地。宮闕守成年。春色山陵翠。日光旌旆鮮。皇師今渡海。餘烈及西邊。

有馬溫泉

一泓靈液浸丹砂。曾道微溫效有涯。造化冥工自難測。近年泉脈熱俄加。

箕面瀑布二首

曾游已過四十春。飛瀑應知是舊人。白首重來山亦改。溪間開得囿園新。瀑布附近之地。今皆爲公園。

雲間千仞下飛流。樹古巖欹境更幽。途上賒來天美祿。

山下油田鄉。以釀酒著。廬山半日侑閑遊。

高野山至奧院一路。古人墳墓甚多。中有明智光秀石田三成等之墓。

過盡林邱入白雲。回頭佇立玉川濱。善哉此土無恩怨。不別忠姦總列墳。

遊芳山有感

春風催出滿山霞。舊感新情一段加。聖主南巡謀有望。神陵北向怨無涯。帝陵中北面。有耳。神陵北有耳。雲埋上下千株谷。燕入尋常百姓家。自笑勝遊心事鬧。半探遺蹟半觀花。

如意輪塔卽事

階前率族拜天顏。決戰心期不復還。一首國風留得在。片扉千載重於山。

如意輪寺德定上人。夙知予名作詩呈之。

偶逢大德喜天真。況復知名更可親。方丈若爲香積國。隨君同賞紫雲春。

訪新保一邨須磨寓居

莫怪衰遲非舊容。三年藥物伴孤蹤。與君今夜真談笑。絕勝平生和夢逢。

伯州道中

海上村家路上松。回頭天畔秀芙蓉。行人憶起元弘事。雲氣尙爲龍變容。

東鄉湖溫泉

湖心滾滾熱泉生。竹篔旗亭構得清。浴澡數回伸蹇脚。烟波千頃慰羈情。

訪琴士杵村小雅

遠尋高士到山陰。相值欣君爲鼓琴。心會不須多側耳。纔聽一曲便知音。

與杵村小雅上瑞光山大悲閣

在雲州能義郡

輕舸入淺灣。相伴叩僧關。甘露前宵雨。昨夜大雨。慈雲



歷代山筍肥添酒美。寺以鳥老見花閑。杜鵑花爲雨衰殘。層塔高  
千尺。真成出世間。

與小雅琴士訪雲樹寺松嶺和尚寺屬前同郡

談久忘縑素。日斜辭上途。用之爲底本。試寫虎溪圖。

妹氏之瓦適片山脩堂。脩堂兼山先生曾孫。而吾  
表兄也。嘗爲滋賀島根二縣學職。居外二十餘年。  
今茲甲辰。吾西遊之次。過松江訪之。夫妻大悅。留  
而享焉。別後賦詩記其事。

孤舟發米子。一駛不移晷。當面見埠頭。知是松江市。城  
郭烟戶填。湖山雲連水。豈不欲縱遊。更有情難止。阿妹

自至茲。山河隔千里。同根久睽離。於今過二紀。馳使急  
告來。相遇交悲喜。先問身健羸。重說人生死。近親多楚  
越。比隣盡張李。嗟吾生不幸。束髮喪怙恃。兄姊亦蚤世。  
所存我與爾。山兄幸老健。清介真佳士。曾奉州縣命。攜  
挈遠移此。循循養諸生。情誼親子視。一家久安之。不問  
都與鄙。兄也勸杯酌。妹也斫鱸鮓。閑談留二日。前程將  
復起。衰殘再會難。別淚恐無已。相送門前路。不顧便行  
矣。

赤間宮

龍舟在處有誰侵。爲恨人懷神器沉。元是平宗一家事。

併焚玉石逞私心。

門司港卽事

北馬南門兩水鄉。巒峯亭館互相望。中間一碧船如織。海面別開新市場。

耶馬溪本名山國川。賴山陽以其字不雅。改今名。先是寬文中。僧禪海於溪口處。穿山脚通邃道。自是人馬來往。大得便焉。

山勢磊嵬連二豐。溪巖崖樹極奇工。奔泉渴驥趾依岸。出壑驚龍鬣帶風。峻壁原無通路處。洞門真有補天功。云何此地來遊客。不說禪公說賴翁。

是日途中遇長州人有馬清信君。同遊羅漢寺。

忽逢同好士。偕上石峰巔。五百阿羅漢。尋常切利天。曲廊藏暗道。古閣借清筵。一酌初交刺。野儀多倒顛。

余聞耶馬溪之名舊矣。甲辰五月始遊之。細觀其風物。溪口山水頗佳。上流口林栉坂間。泉石凡庸。山亦土壤之抱合。魄石者。雜木茂生。其觀異乎所聞。蓋山陽能文。描寫浮於實。而耳食之徒。不窮其真相也。

觀山隨水了全溪。無復風光入品題。可恨當年喫猪客。羊頭狗肉遣人迷。

宿日田

程書注罷暗燈缸。細聽旁人說淡憲。無暇惡詩呈墓側。孤舟明早下隈江。

熊本城

千仞之城五層閣。山河形勢自纏絡。南人長絕北侵志。三百年來見雄略。一旦廟謨柔制剛。上將投袂歸故鄉。爾來西海天色惡。黑雲急掩三太郎。肥後南境有三峻嶺。曰三木郎。其當南路之衝。鎮將忠膽如鐵石。寧許萬馬過封疆。血戰六旬城守固。迅雷飛電力足防。天兵下來合圍解。彈丸硝藥遺饋夥。風雨始收朝暎紅。聳雲古城牢耐

駭。當時功伐誰拔羣。九原含笑鬼將軍。

熊本郊外見野薔薇

稻海芳香伍草茅。自甘清白老春郊。路旁聊隔田溝水。不放蹄輪輾下梢。

題赤壁圖爲客舍主人

爲有才情絕古今。文詩言論幾浮沉。江中風月久相待。不使先生老翰林。

至薩州境

過盡幾多灣。要窮百二關。登高雖可悅。感物會思還。殘日餘肥薩。長風度海山。計程來路迥。竹杖像弓彎。

西鄉隆盛墓

中興第一策奇功。何苦紛紛又起戎。西海鯨鯢翻怒浪。南肥草木靡狂風。竟無身得償餘罪。尙有人能諒寸衷。遼左用兵今若彼。往時抗議不曾空。

客中春盡

柳色青青客路迷。落花多處老鶯啼。年年定送春風日。却被春風送馬蹄。

過田見嶺

一名加久藤。在人吉南。

見野馬群遊。

日南遊倦欲北去。青鞋獨發客亭曙。一程二程山漸高。山雲匝匝白於絮。路旁松林羣馬嘶。孰是鴛鴦孰駉騏。

牝牡交頸子傍母。隨性相忘落花溪。憐爾四蹄皆如鐵。早晚應試滿州雪。

下球摩川

危殆雖可戒。難孤天下快。明發去買舟。舟小輕於芥。直趁疾流下。水石爭險怪。兩岸欵轉移。烟光不能畫。嗟我稔聞球摩水。九州第一罔與比。橫矛巖缺成厂字。橫矛巖名。俗曰槍倒。弱國時。人吉侯舟至此。由神瀨底傾浪常起。神瀨名。嶺中豎槍者。必橫之而過。因有此名。信哉兩處最險惡。一舟操縱賴棹子。灣灣曲曲如箭過。半日全了十六里。

瓊浦竹枝

清租界內市場開。鱗介蔬積得堆。一箇屠丁大踏步。挈將生蔬半肩來。

杭蘇風俗好浮洋。自道弱冠隨海商。年來未敢言歸字。

大十樓頭是故鄉。大十樓一稱大阪屋

旅館丫鬟煞慧心。十三十四操洋音。宴集前頭成笑語。

纏頭先博數星金。

高襟窄袖手拈巾。東京董紳間。方今高襟流行。此地內外人亦然。食罷吹烟便動脣。

此是新來馬尼拉。一莖莖遺座中人。

十八灣中月色濃。唐船歐舶影重重。幾人醒夢拔錨報。

不是姑蘇夜半鐘。

唐津

城址屹臨海。松間帆影踪。菱花半天翠。東南數里有鏡山鶴翅一

灣沙。城下海濱曰舞鶴。其形似鶴張翼。地古人談史。港平船似家。炭田從

發秘。閭井頗繁華。

嚴島

新潮漸長泛瑤宮。日落洲陰已絕風。一望幸遭無月夜。

萬星燈火點波紅。每月定日點萬燈。或有人獻燈。亦點之。不必拘其日也。

道後溫泉二首

玉輦來遊舊誌傳。樹林鳴鳥幾年年。樹林鳴鳥。赤人歌中文字。林原作村。村借字。邦

之語林也。探尋略識行宮跡。一脈溫泉永不遷。

浴室高華疊石成。而今誰復說湯桁。湯桁世遠渾無考。  
纔向小橋存舊名。湯桁計數之語。出源語空蟬篇。今市南有小石橋。曰湯桁橋。

西條客舍夢東京

不憂南國路程賒。爲愛江山已棄家。自笑此心無道理。  
夢魂昨夜到京華。

神懸山

成島柳北紀行。作神懸。近日文人。多用寒霞溪字。

造物流形本無私。都邑華僻出人爲。山巖偉觀溪石勝。  
却在遐陬底容疑。讚州之北小豆島。四圍波環白皓皓。  
有山南面稱神懸。拔地千尋風物好。大巖巨石重疊立。  
怪松傑栢欲不倒。錦屏風兮荷葉岳。老杉洞裏斜通道。

以上三者。苟隨所見說其餘。佩硯墨枯不堪稿。雖然多娛。或巖石名。

雅懷者絕大誰疑是天造。此境非遠距人間。烟林闕隔  
似仙寰。撫壁捫蘿上絕頂。跨鼇怡然幾忘還。絕頂有石。形如巨鯨。脚  
下渺茫中州海。面前突兀五劍山。海風山雲來震盪。千  
巖萬木潤翠鬢。香亭年來好遊歷。三過馬關八京關。重  
繭踏破三越雪。征衫時浣北海灣。觀石賞巖不爲寡。渾  
莫過箇好屏顏。天若數年假生命。不辭渡海再登攀。

遊津山書所感

倚高遙眺覽。郊外美田多。國利通諸道。地形分兩河。傷  
心院莊跡。懷舊血山歌。遊意彌難止。明朝信足過。

詠史

太后姦凶畔漢高。何唯人競恣貪饕。漢家賴有陳丞相。重奏當年社肉刀。

鶯湖

山間千頃水波平。眼見芙蓉影滅明。暑月湖光太多事。半邊行雨半邊晴。

信州之地宜蕎麥。余宿鵝湖四五日。湖上有鬻河漏家。試食之色香俱佳。但醃醬之製甚粗。且無香料以佐之。蓋地僻人不求備也。

雪白蕎筋盛得堆。惜他芳液欠鹽梅。料知明日蠶叢路。

上膳豉羹和竈煤。昔嘗過木會家園。鹽豉著于竈上。名曰五味。嚼味鹹而有煤氣。

木曾道中

棧道刪如砥。曾言若上天。西公停馬處。西行法師馬不前。棧道之出扶木集。

老詠蘿年。山色雲膚寸。溪流石萬千。樵夫不知古。只是詫風煙。

嚴子陵。是日過浦島釣臺。故偶有此作。

平生展足釣寒汀。忘却徵來臥帝庭。百代雲臺無列宿。炎光偏屬少微星。

虎溪

蓮社蓮花開遍。雲堂雲水坐禪。天工怪石抽地。佛德驚

流渡船。

溪間踏虎撫龍。池上斟霞度虹。我本無陶陸韻。如何敢問遠公。

勢州豐田村積善寺第四世龍海和尚。閑居於同國松坂之西郊。去歲予相遇於永平寺。和尚曰。我松坂西二里。有瑞巖寺。泉石之勝。近鄉無能及。明年夏。居士訪我。我當導居士。偕避暑其地。今年八月。予由木曾赴之。至則和尚數月前已示寂矣。乃燕香作詩而去。

南勢水邊村。禪房數畝園。遠人端會約。長老已歸元。庶

草交埋徑。馴禽代覘軒。吁嗟吾獨去。風月與誰論。

次韻和田櫛齋翁

名古人見寄

探勝遊蹤遍四陲。歸來窻底讀君詩。君詩若把江山比。却是江山總不奇。

羈遊中會見僧俗。郵致楮繪乞揮灑。

到處逢人謝不才。如何詩債遠相催。浪遊避累非良計。尙是紛紛惹累來。



行脚非詩集

終

行脚小文

書馱馬

有髮比丘痴淑稿

馬自爲人所服。久失其性。生於牧圉。長於道路。老於槽  
櫪之間。食有器。私有圍。出有衣帶。貌馬而行人矣。於是  
乎禍福貧富。亦有與人同者。余過駿之興津。見一馱馬。  
其腹巾染出此馬仕合吉五字。仕合卽俗語。猶云嘉運  
也。雖然是馬也。鬣亂不理。蹄衍不剪。水泥汚足。束薪掩  
背。蓋馬之尤貧而困者也。若夫王公將相之馬。膳荳鞞  
鐵。朝梳夕浴。冬則厚茵。夏則熏蚊。主人愛之過姬妾。馱

馬夢想之不能及也。然當其出也，勒轡在前，鞭箠在後，叱咤馳驅，滿身流汗，其畔山野之性亦多矣。唯其人之常情，好富而惡貧，尊貴而卑賤。今之馬猶人，故逸而窮乏，不若勞而饜足之好也。雖然前今數年，吾國與清國構兵於遼東之野，馬之渡海而死者，十七八。將校之陣歿也，贈其位，陞其官，招其魂，厚其葬，賜勳章，給賞金，恩及妻子，而馬不與焉。其斃于敵，徒死耳。且夫馬之族，初無富貴，無貧賤，豈有復好名干譽之事乎？凡天下之馬，俱好逸而惡勞，樂生而懼死，如是而已。然則饑而斃，渴而飲水，負薪而不重，行道而不遠，雖不能及野馬之

樂。腹巾所表，寔爲不虛焉。王公將相之馬，望而歆羨，不能及也。

如意

海松如意一根，長尺餘，形狀迂曲，略如弓。聞海松海底植物，其質至堅，色澤深黝，故又有黑珊瑚之名。此材本一而末岐，工師加工，以象靈芝矣。余年來撫玩之，把內以金屑書痴淑二字。遠遊必從焉。或問曰：如意有底用？曰：無用。無用而執之何爲？對曰：中興初年，小學畫幅中有鼎，教官指之曰：是鼎也。兒童問曰：爲何用？曰：烹飪魚菜。兒童異其形，與平日所見鍋鏞不同。曰：此長足物，可

居之竈上哉。教官正色曰。然。故或以爲香爐。或以爲花瓶。或以爲火盆。或以爲水盤。尊疊盆栽。唯意之所欲。能會斯談。則可以曉如意之妙用矣。其人笑而去。

帶硯

古人云。美人愛鏡。文士愛硯。英雄愛馬。吾性不好華奢。故文房中。莫有一名硯可愛。獨方旅遊。必帶之者。取乎其輕而小也。雖然。行中所賦山煙水雲。皆發於此池中。則未可遽以輕小卑之也。矧吾已以終身浪遊自期。而此硯亦將隨我以終身。雖欲不愛得乎。

書水下漁魚

秋田之北十里。有大滙。曰琴湖。俗間所謂八郎瀉是也。其大東西三里。南北七里。自北而西。隔湖與海之地。成斗形。曰之男鹿島。中有寒風山。常吐吞白雲。而湖中風色頗明媚。漁艇征帆。點綴于朝煙暮靄之間。癸卯季秋。余過湖東。至鹿渡。留半日。席地以賞其光景。且問土人以釣漁之事。有一老夫。備語嚴冬漁魚之狀。其言曰。此湖至冬。全面結冰。厚及數寸。則車馬來往其上。當此時。漁人皆藏舟乎陸。而下網水下。以捕水底之魚。其法先以大錐。冲冲鑿冰。方二三丈。而後徐下大網。網口廣底深。而左右有長繩。別製木筩如巨竹者。貫繩於其中。向

陸橫之於水下。而於筩盡頭。穿冰小許。挿手把筩。以再送之於水下。如是數次。左右皆一其法。已而至於數百步之外。開大孔如前。於是始去筩抽繩。數十漁人。左右等執繩。邪許曳之。以舉網。網中大小水族。噉啣潑刺。剩鱗殘甲。散布如花。余聞之歎曰。凡魚水暖則浮。寒則沈。凍則深潛。水底室乎穴。衣乎藻。其所以養生者至矣。羲皇以後。人智漸開。結網綸繩。以掩其不意。於是乎爲魚者。欲相忘於江湖。不可得也。然古者待生物尙寬。故欲左左。欲右右。淺深上下。唯意之所欲。是以入網上鈎者。幾希矣。及至後世。機智益進。械器益巧。遂鈔略及堅冰。

之下。日光不通之域。乘其饑。利其凍。撥穴抓藻。勦其巢窟。以充我口腹。而不特於琴湖然。天下湖海川澤。亦皆有類此者。如是而不已。數十百年之後。鱗介世界。當必歸絕滅焉。聖人鈎而不網。數罟不入洿池之教。雖似迂愚。其旨深矣哉。

紫雲帖序

今茲七月。余遊北陸。歸途過湖上。訪藤樹書院。書院之傍。有小林臨路。老藤盤回。攀喬木。欲凌霄。相傳是藤樹先生遺愛。將去。裴回顧望。時已無花。然而其不遄去者。以別有不能去者也。十月又北遊。至羽州松嶺。以土方

子直爲北道主人。同里人齋藤君緯。子直莫逆也。子直之言曰。君緯家固素封。先世時。以功列士夫。君緯好學修行。君子人也。其園中有一大紫藤。因號其堂紫雲館。余聞之。心竊懷湖上之事。一日子直伴我。詣其家。君緯延我于堂。置酒。示所藏書畫幅。多名品。又有集近代名流所寄詩歌若畫。名紫雲帖者。請余以序。余諾之。出園觀向所聞樹。是日雨至。三人張傘。匝樹。君緯告我曰。此樹不審種於何年。文化中。嘗一遭火。枝幹皆黔。是其藥也。然較之湖上所存者。其大過之。而枝又繁衍。覆數十步。豈其土性使之然耶。抑其培育得宜耶。想像花時之

美。知紫雲之名不虛焉。夫君緯有道君子。而爲一鄉具瞻。願自今益修其德。當期後人愛此樹。勿剪勿伐。來遊者。雖非花時。有低徊不忍去者也。所望雖似過高。是言可以冠紫雲之頭矣。

書長全所製木鉢

本間市隱所遺木笏。係于摹石川丈山手製者。其形似權。我改呼以爲如意。漆工青柳長全以謂。是擬上古銅鉢者。蓋然。吾不思至此也。長全又手削他木以模之。金畫其交龍。漆書其文字。精巧入微。昔者蘭亭真蹟。殉昭陵。爾後摹刻。展轉相依。而先者不必精。後者不必粗。唯

行脚小文  
以得其神爲妙。長全此作。其庶幾哉。

題齊法貨

右齊法貨一刀。青柳長全所藏也。聞此貨初爲寶丹守田翁匱中之物。翁嘗卑之。其主管某。後有故歸長全。其後崎玉縣某官人。見而大悅。懇求之。因割愛贈之云。居十餘年。長全聞有人賣齊法貨及漢五銖錢。竊以爲是必塞翁馬矣。往見之。果舊物之別帶一錢也。蓋五銖錢有漢梁之別。而此錢爲漢造無疑。乃傾囊兩購之。以示守田翁。翁大驚曰。古錢有靈。前人不我欺也。翁嚮別獲一齊法貨於故成島柳北。錢體無絲毫毀損。長全所藏。

銚頭小缺。而比之翁之有古色蒼然。出其上。若使吾擇之。吾則不以鑿之故舍美人也。

曹素功鑿製二墨

往年長崎縣知事大森某。遺中村秋香君二墨。共徽州曹素功氏所製也。其一篆題曰美在其中。長七寸弱。形圓而細。如筆管。其一。綵題曰藝林珍賞。長與前侔。但方其形耳。曩君分惠其圓者。我雲遊四方。隨帶物件。貴輕細。故此墨常在行囊中。北遊之日。以之爲大字。猝減數寸。歸後語之君。君曰。何傷。復見惠其方者。從此予惜之如金。遂更併帶它墨而往。貴輕之故。反添贅疣。雖似可

笑。世間人事之多。物則亦有然者也。

知不知

萬物之理。不可知也。世俗之人。見目前之事。以爲可知。是妄之大者也。夫謂火熱。謂水冷。萬人皆然。而至其冷熱之理。亦皆不能知也。老子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二者明言其有知者與不知者矣。至於莊子乃曰。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其意頗類老子焉。又曰。知止其所不知。又曰。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雖似至言。猶以不知爲知者也。以不知爲知

者。亦妄矣。今我謂知吾齡。是因父母以聞之耳。無父母。則不能知也。我謂知吾面。是由鑑與寫真以見之耳。而映乎鑑者。左右易位。留乎寫真者。遺色失氣。吾已不能自知齡與面。而其稱爲我者。亦不能知其爲何物也。手足則我之手足。爪髮則我之爪髮。故一手一足。一爪一髮。非我也。推而至身首。亦復如是。更推而至神。神之所舍腦也。倘獨剔出其腦曰。是我也。莫不笑者矣。故我也者。身首手足爪髮之會萃也。解而至極微。終無我也。無我而論其知與不知。爲妄愈已甚。初祖曰。不識。至矣盡矣。

茶品

駿州產出茶葉。阿倍足窪兩地最盛。至近歲。勢西移。以川根爲第一。其地挾大井川。故有東西川根。吾寓興津時。或人煮其茶。以薦。品質真佳。蓋宇治之茶。甘而香。川根之茶。清而芳。吾舌雖不靈。此二者至唇。可立辨焉。狹山以下。東京近邑所出。或烈或辣。遠在乎二者之下。余固儉素。平生所喫。不過此等物。然若能制武火以焙之。節熱湯以注之。而啜其頭香。則滿口異氣。足以清其神。不可悔也。

書杵村小雅所藏心越禪師海棠詩橫幅

東坡海棠七古。其得意作也。又見其書。道勁腴潤。蘇帖中。別有一種風致。禪師此書全撫之。以其爲海棠詩也。而至其神韻。將殆摩蘇墨。雖不過不思量底之思量。終身在筆墨中思量者。遠不能及也。

象馬喻

球摩川水行半日餘程。舟中之談。不厭長。予自人吉乘舟而下。壯丁數人同舟。皆宮崎縣人也。竝言。現在後備兵籍。急奉招集之命。赴熊本師團者也。頃之迭鑿其所攜日本刀。一人曰。露哥薩克兵。嘗以慄悍聞歐洲。而日露交戰以來。至今無分寸功。彼素長刺擊。而我及其未



近以機關砲射之。雖勇何益矣。既又曰。我邦人皆善揮刀。每戰冒砲火斫入。敵未暇全放砲。而其身成兩段。是我所以常制勝也。余在旁容喙曰。昔某甲謂某乙曰。馬大於人。而爲三尺童子所御者。以其眼大。而所見童子如巨人也。乙詰之曰。然則象眼至小。見人必如豆。何以爲人所使也。答曰。象自見其身甚微。故常畏人。誠如是。眼大者。外見而畏。眼小者。內見而畏。爲大爲小。莫不利於人。吾子之言。大有類此。然余不能保其無他日大小互改見之時也。滿坐粲然曰。丈人之言甚妙矣。於是與開樽擘柑。輪流談笑。及達八代。上岸而別。蓋彼數人者。

不日當上遠征之途。予切望其長短兵器。皆利于我。而不利于敵。猶人之於馬與象也。

書千原溪香魚

自松山至西條。道程凡十二三里。中間有一山路。長三里。無村落驛亭。霸政之時。藩主興役。多發囚徒。沿道樹櫻樹。花開則衆人遊其下。夏則遮日。冬則防雪。往來之人便之。稱曰櫻三里。其名高遠近。近者官別開新道。迂回緩其險。而大要與舊路相合離矣。甲辰仲夏。余雇一奴。擔行囊而過山。尤高處。隔溪有一峯。曰千原岳。大小巉巖錯雜相依。其負土者。皆生松。頗爲壯觀焉。溪中有

屋舍數棟。精鍊鑛塊之所云。奴曰。此溪上浮生金。流至下流。故所產香魚。背有光輝。異乎他鄉所產。極口稱之。余謂奴曰。吾有採鑛一良策。不須屋舍煙突等物。法簡而術精矣。奴曰。願聞其說。余曰。方春先大養香魚。及長驅之上流。而後盡捕以投於火中。收拾其灰燼。篩之漉之。去其滓而留其有光輝者。一日當得十數兩之金。豈非良法乎。奴平然對曰。或有所得。然未聞有試焉者也。余愛其痴。不讓痴淑。行語而下山。及達來見驛。使與飲食而去。

題尺素帖

見其字。則思其人。見其文。則知其志。尺牘雖成於一時之筆。二者可得而見也。往時吾得人書。讀了輒釋。未嘗收藏之。後偶承新保一村書。字體秀麗。文情幽雅。不忍爲反魂之資。於是始悔疇昔所爲無狀矣。爾來十餘年。大小尺牘。累然積於閣。曩擇其文雅者數十通。集爲帖以藏。至其人物。有儒流。有文人。有畫客。琴士。率吾交友知人也。閒嘗還寓。止踰月。一日啓窓拂几。展而玩之。其間雖非莫遠近存沒之別。因以思念其風裁。歷歷乎有接其音容之懷。由此觀之。文章筆蹟之真者。其情致何以讓寫照乎。

厚薄

予遊西國。宿于某市逆旅。膳有炙魚。下箸小撥。見其面  
下半身。以不留肉。竊謂。饌雖豐。主人之心薄哉。收箸  
不食。後舍于東海某家。一日主婦作餽羹。以饋。舉碗口  
之。糖劣味苦。勉強半傾之。而以餐後腹尙飢。辭其繼進。  
聞昔有客過主人。主人與客啗餅。味甚不甘。主人入。將  
進其貳。猶豫間。客取餅投。意外失手。併盆棄之矣。夫予  
裝飢。雖僅免客之過。至其窮策。殆一也。顧前者物厚而  
志薄。後者志厚而物薄。偕不欲食之也。然二者於跡則  
同。於情則有雲泥之別。故後者託言雖拙。以禮辭而不

食。君子以爲猶食也。

千里記

千里者吾所新獲几名也。夫馬之千里者。雖沉淪曠野。  
其風神有不可自揜者。故一遭知馬者。則忽擢於凡馬  
之羣。不必待伯樂過而取之也。至於器物亦然。是理之  
所必有。而吾於我几知之矣。癸卯秋。北遊過飯坂。浴于  
華水館。一日欲書字。呼几几至。其大大約橫二尺五寸。  
豎一尺三寸。四脚如大小貫珠之形。烏漆塗全面。朱漆  
拘重廓。中畫山水。其圖前景丘壑凹凸。最高處喬木參  
立指天。旁丘寢低處。二樹比肩。枝葉各殊。距兩丘少許。

修竹成林。林下茅屋。相背占居。所謂三家村也。村前土坡。隔一水。有橋架焉。其岸則碎石錯落。其阜則小舍相依。共無數矮樹。參差相屬。凡自此以外。一帶水面。如江如海。中有長洲。遙與村舍竹林對。而近洲處。二帆相趁而過。上有題辭。曰秋晴歸帆。是其大略也。蓋其畫極簡淨。專貴意會。日夕耽玩。未曾飽也。館主見吾深珍之。先去贖之。因託之傳送而去。自茲更經由二三州。而反寓。則其几達既十數日矣。今卽其顏色。考其製作之時。是恐康熙乾隆間物。烏漆斑剝。隱隱露布質。然筆痕完好。寸毫不損。寘之於室中。咫尺之間。有吳淞半江之勝。可

愛可樂焉。夫此四脚者。久困於風塵之中。常爲俗客所戮辱。吾雖無空群之鑿。一旦察其非凡材以取之。而觀焉者。皆以爲逸物。故名之曰千里。雖然我固非天下良工。恐不能盡其能也。

### 小雅堂記

小雅堂。小雅杵村君宴息之堂也。君好彈琴。其所愛琴。曰小雅。因以自爲別號。又以名堂。頃者致書。以請之記。乃述其說曰。初余不識君。前今十六年。以琴學之事。往還書問。自此其後。時月之間。耗音不絕。然君居山陰。我居東京。地之相去也。二百餘里。嘗以爲畢生無相見之

期焉。往會遊鎮西。取道山陰。唐突款君門。君大驚。執手歡甚。於是日供酒進茗。泛海遊山。又鼓琴於堂。以享焉。堂所以名小雅者。君記已盡之。故予且言其餘。蓋君狷介。不苟與人交。其朋友賓客。不過數人。延之於堂。和樂且湛。歲其有幾日歟。余乃以謂君之鄉。東南望大山。西北枕錦湖。山水之勝。居山陰第一。開堂而迎之。豈非大賓乎。而不唯是。白雲明月。清風香雨。凡以出入映帶乎堂中者。皆其賓客也。由是言之。君交友以外之嘉賓。亦衆矣。乃知君日迎之。鼓琴歌鹿鳴。以燕樂之。於是乎則可不以背其堂號也。今余復去在於二百餘里之外。不

得再過其堂。與之數者同坐。聽君鼓琴。獨仰西天。以問於白雲與明月而已。

行脚小文終

草鞋抄

行脚房癡淑

世をのがれて西の方に赴くとて  
都出て、さし上る月を見かへれば

心にかゝるうき雲もなし

道すがら故郷の友にいひ送りける

ゆく先は我だにそこと知られねど

月のすむ里花のよきやま

をりにふれては山深く入ることもあり

をりくはみやまに入りて驚の

夏をもあらぬ聲をきくかな

秋葉山の上より見下せばはるか麓の方に氣田といへる村ありて蒸氣器械をすゑて紙を製り出せり

立升るけふりにそれと志られけり

千ひろの下にすめる一むら

雲名より天龍川を下りて二股に至るこゝより南に下れば東海道に出で川を渡りて西に行けば井伊谷の方に出づ

わらくつの緒の末とけてかなたこなた

いづれによらん二またの道

久々野の坂にて位山を見る

くらゐ山やま路けはしと聞くからに

たゞよそながら見てやすぎまし

越前の永平寺にてある雲水に示しける歌

身に添へばあしだのひまの土くれも

こゝろにかゝる世にこそありけれ

同じ國にて

いかにせんこゝにこし路のかへる山

故郷にだによるべなき身は

西近江の藤樹書院を訪はんとて湖を渡りて大溝につきけるとき教圓といへる年若き僧に逢へりそのいふ所を聞けば敦賀なる永建寺の龍

童和尚が弟子なりといふ龍童和尚は今永平寺にて後堂ゴウを勤め居りおとつひ予が下山のとき門前の村まで見送られたる人なればあまりの不思議さにこれをぐして藤樹書院に詣で、その歸るさ共に舟に乗りて長濱の方にこぎ出づさて舟の中にて教圓歌よみて示されければその返し

よるべなきこともおぼえず誓ありて

君とあふみの海わたりつゝ

内宮を拜む

こそそげる茅屋づくりのみやしるは

玉こがねよりたうとかりけり

矢矧川

ものゝふの矢はぎの橋の朝ぼらけ

雲間に高きをかざきの城

沼津

むかし我がすみしぬまづの宿見むと

あやめもわかぬ道たどりつゝ

これやこの年ふるさとの跡なれば

見ることくゞに昔しをぞ思ふ

九十九里の濱

上總なるつくもが濱のいわし網



めにさへあまるこがねあろかね

安房の小港は日蓮上人の生まれたる處なりその寺の前の海はすなとりを許さざるをもて大  
き小さき魚の數々むらがり居り  
はてしなき東の海のいろくづも

たゞこのみぞ安き宿なる

名古屋の關の跡をとひ侍りけるに山櫻ひと木  
もなし

吹く風にちりても花はめでたきを

うゑつぐ人のなどなかるらん

路を鹽原の方に取りて紅葉を見る

春は花秋はもみちにあくがれて

心の外のこひもするかな

白河にやとる

紅葉ちる秋こそことにあはれなれ

これや昔しの白かはのせき

松嶺にて土方柳外ぬしの家にやとる

かくしあれば一夜の宿もなさけありて

心のたけの長きをぞしる

岩木山

みちのくは富士と干さとを隔つれど

山の面影それかとおもほゆ

松島の瑞巖寺に法身と最明寺入道と問答した  
る處といひ傳へたる岩窟あり

何事ぞいはやの中のとひこたへ

いはぬにいかでますことやある

大高森のしまより松島のけしきをながむ

數々の島よみつくすすべもなし

たゞ大かたのけしきをや見む

草津の湯にてふとし洗ひて火に乾かしけるに

硫黄の氣さかりなりければほのほもえうつり

てなれば焼けてけりこの日羽根尾大桑などい

ふ山村を経て淺間山の麓に出でけるに風いと

寒かりければ

朝まださしものひとのを焼きてより

あさまの裾のいとゞ寒けき

磯部の鑛泉

海遠き里にしあれといそべてふ

名にそむかじと潮のさすらむ

杉田

春寒みいつくの宿もあら雪の

埋むかと見るうめの一むら

新年の梅

ふるとしの枝とはあれと梅の花

はるのはじめは新しく見ゆ

興津にて中村秋香大人が松の下庵がりおとな  
ひて宿に歸りけるにあくるあした大人より  
きのふ歸り給ひし後に來し人の傘もたてぬれ  
たりといふに心づきてと見ればけに靜にふり  
出でたり かへるさの道にや君はぬれにけん  
雨とありせば傘かさましをと思へど何のかひ  
かはあらむといひつかはしけるに  
世のうさにぬれまさりにし我袖を

傘かればとて何にかはせむ  
磯におりたちてふどしを洗ふ

あめふりしたふさき洗ふ清見瀉

あなこゝろよき旅の空かれ

あす興津をたちて一まづ都に歸らんと秋香大  
人に暇乞ひしければ大人 いつかまた袖をつ  
らねてながむらん興津の瀉の波の上の月とよ  
みて餞せられたりおのれ彌生の末つかた又こ  
こを過ぐべしとの心構へなればその返しにか  
くなん

袖つらねまたもながめん興津瀉

かさねて月のすみわたるころ

箱根山

箱根路やあくれば長き春の日も

ふたごをこえて底倉のやと

からすの雛を見る

春風に巢だちの鴉うちはぶき

飛びてはかへるは、そ木の枝

月の瀬

かなたにも梅の一むら住ふめり

山のかひより吹きおろすかぜ

芳野山

見れとあかず聞けといとはずみよし野の

峰にも尾にも櫻さくころ

如意輪塔の扉

なき数に在る名のみかは梓弓

末の世までの名をも留めつ

如意輪寺の徳定上人が歌よみて寄せられけれ

ば下向のをりそのかへしとはなしに

山ごもりうらやましくも思ふかな

吉野の花のさかりなるころ

高野大師の廟を拜む

たかの山高き恵みはいろは歌

習ひそめてし日よりなりけり

大津より舟を浮べて京都に入る洞の中聞きし

よりも穰かなり

志賀の山うつろが中を流れゆく

川には花のふゞきだになし

嵐山に遊びけるに花の散り方なりければ

吹きおろす嵐のやまの春風に

川水までも花ざかりなり

楠子の墓

花も實も枝葉も枯れて橋の

そのかをりのみ世に匂ひけり

道すがらよみたる歌

はりま路はなべての松もふりありて

吹く風までもおもしろく見ゆ

因幡山

ゆきかへり心残していなば山

まつとしいへる人もなけれど

船上山

島のきみの都がへりのみいくさは

舟のうへこそその門出なれ

大社

そのむかし太しきたてし宮柱

いく世へにけん八千矛の神

舟にて高角山の前を過ぐ

石見がたうたてあだ波たつからに

高角やまの蔭にこそよれ

宇佐の社に詣て、それが御代に王仁が書奉り  
しことゞも思ひ出して

むかしより軍の神といはひしを

ふみの神とや我はあがめむ

熊本のまちを歩きける時裳のへりにゑらみの  
はへるを見つけたり宿に歸りて衣をぬぎて見  
ればこの日頃おひたちたらんと思はるゝがそ  
こらはひずり居ければよめる  
血をわけし我さへかくとゑら蟲の

さしもうまごの榮えつるかな

鹿兒島の海べより櫻じまをながむ

さくら島花は見えねと春霞

こと木の枝も名に匂ひけり

肥後の植木のすくにをがみ松といふ松ありて  
今は枯れたりこゝは肥後守清正が阿蘇の山を  
拜みたる處といひ傳へたり

植ゑ續げよひこの植木の拜み松

をがみし人のをがまるゝ世や

田原坂

たはら山破りてしねともろともに

いひけむ人の墓もふりにき

東京のさかりなるさまを問ふ人に答ふ

むさし野のゆかりの色も今はたゞ

都の空のかすみにぞ見る

佐賀の宿りにて蚊屋なくて夜一夜眠らざりし

かば

蚊のむれのかへるは夏のさがながら

なが鳴く聲に夜をあかしけり

博多に宿りけるをり我がみいくさ九連城を攻

落してこのわたりの若きをのことも多く討死

にしてけりと聞きて

あはれ身を國につくし、人の親の

いきの松原まつかひもなき

伊豫の三津にて夕飯たうべけるに酒魚ともに

よし

さらにまた何を求めむ三津が濱

灘のうまざけ瀬戸のなま魚

白峰の陵を拜む

その後は大内山も名のみにて

世をあら峰の安きには似ず

土佐のうみ

かつを舟敷おほかれといかでかは

釣りつくすべき土佐の海ばら

長き旅に衣いたく破れければ

やれはてぬ阿波のちゞみの旅衣

しほくむ鯉戸もかくまではあらし

備後三郎

美作や久米のさら山さらくゝに

花はあらしにまかすべしやは

江尻の甘静舎にて製する菓子の中に外は牛皮  
にて白く中は餡にて青く大かた榮太樓の玉だ  
れに似たるがあり玉だれはうちぞゆかしきの  
謎ならめど我はそをゆかしとも覺えずこな

たのゝ味ひこそなかゝに立ちまさりたれさ  
れと未だ定れる名もなければその色になぞら  
へて波の花とはよびぬ

波の花さくや海べのうまやちは

ゆきかふ人の絶えずやあるらん

故小松宮松の御下題にてよしはこしきさらき

なきあとの御國のためと知られけり

その歸るさのあべりあの旅

病にしづみて後ものかくこといとましく  
なりければ

よしやこの露の玉のを絶えずとも



187  
375

明治三十八年四月十六日印刷明治三十八年四月十九日發行

著者  
行作  
者録

本郷區曙町十六番地  
中根淑

印刷者

下谷區櫻木町二番地  
岩田偲太郎

印刷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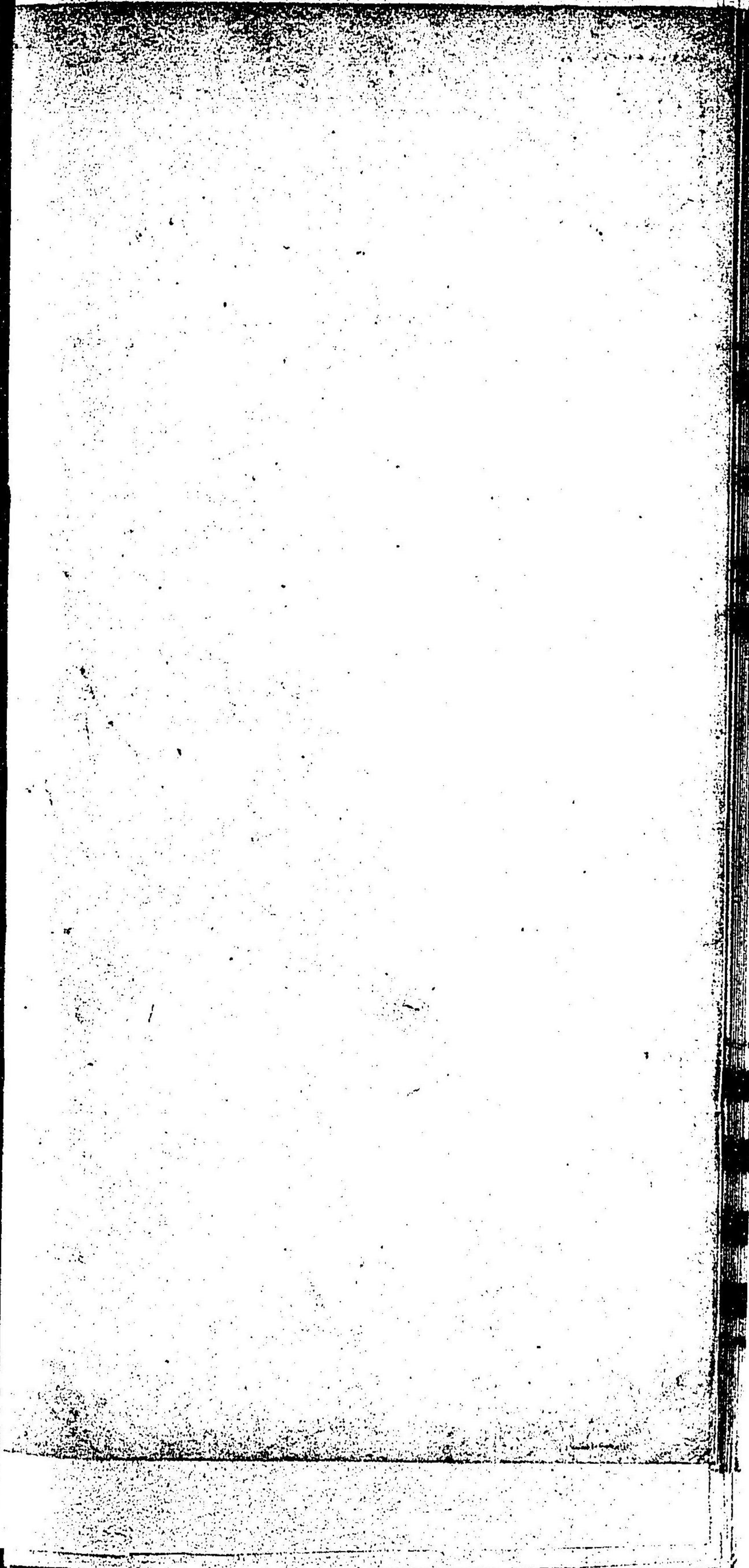
京橋區築地三丁目十五番地  
帝國印刷株式會社

(非賣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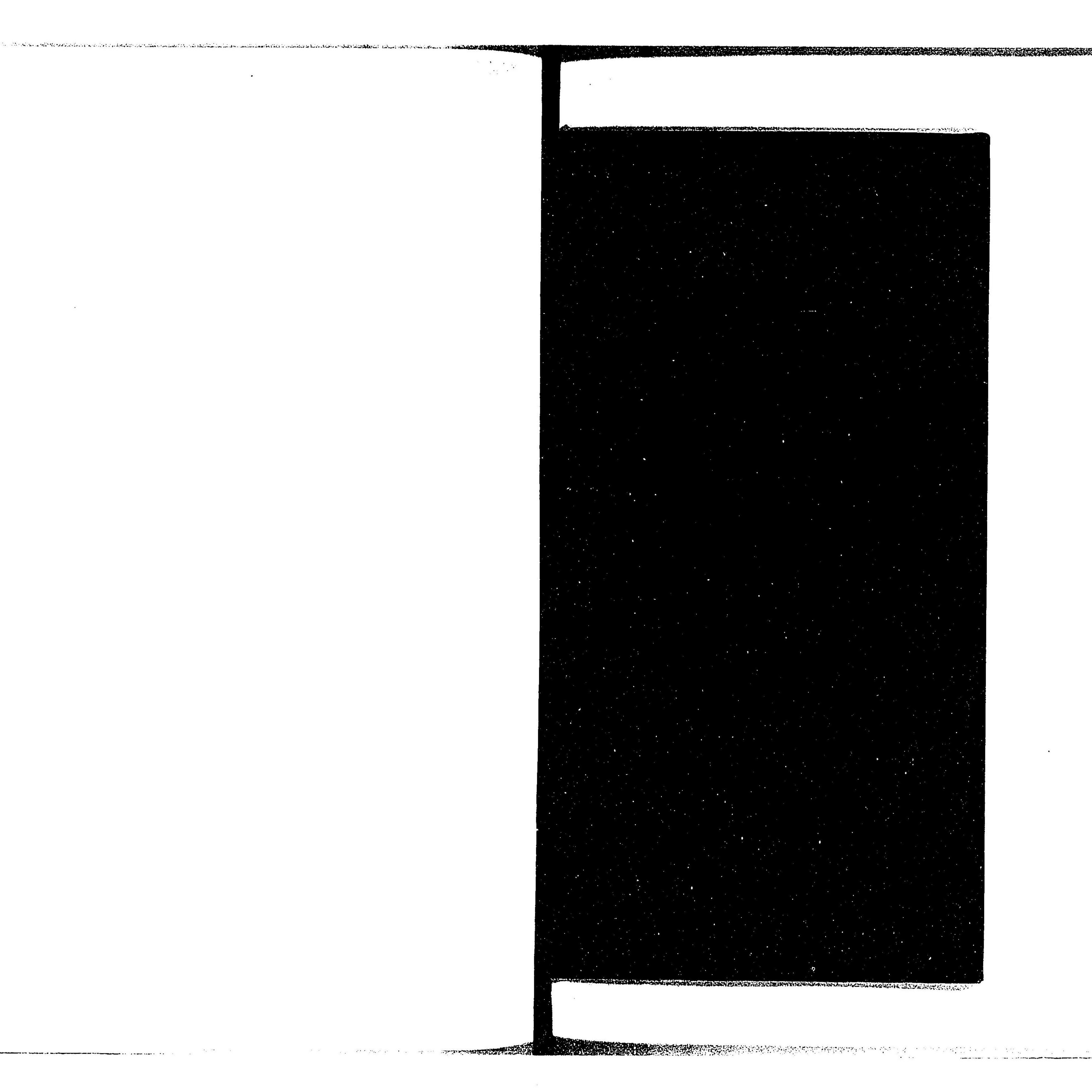
草鞋抄終

たえむとすらんふでの命毛

草鞋抄終



18  
375





205015-000-8

187-375

行脚非詩集

中根 淑/著

M38

EDV-0007

